

张丽纯美人性小说

张丽著

# 绝色版女人

在花丛中，如一对硕大的美艳蝴蝶，舞动着如光的激情……

福桂脸红心跳和小鹿乱撞，一下子被飞翔的拥抱和热吻所融化。

一个从未体验过如此激情的山村姑娘，蕴藏体内不曾被引燃的激情也被点燃，以不可压抑的火山爆发之势喷涌而出。

两人紧紧抱在一起，纠缠在一起。

作家出版社

张丽  
纯美  
人性  
小说

张丽  
著

绝版  
女人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版女人/张丽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 1

(张丽纯美人性小说, 2)

ISBN 978 - 7 - 5063 - 3866 - 0

I. 绝… II. 张…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0543 号

## 绝版女人: 张丽纯美人性小说

---

作者: 张 丽

责任编辑: 王宝生 韩 星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640 × 960 1/16

字数: 260 千

印张: 17

插页: 4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3866 - 0

定价: 25.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张丽纯美人性小说系列



## 张丽已出版部分书目

### 长篇小说：

《风动红荷》

《绝版女人》

《从未走远》

### 中篇小说集：

《黑珍珠》

《温柔的残酷》

### 纪实文学：

《清廉天下》

《后备雄师》

《中国武官》

《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

### 散文、诗歌集：

《只要你感觉幸福》

《女兵故事》

《坚强乐观是永远》

### 翻译作品：

《群星之路》

《汤普森家的酒窖》

《太阳的女儿》

《世界童话 100 篇》

《安妮公主的小白楼》

### 影视剧本：

《黑色星期五》

《从坟墓中恢复的头像》（电影）

《蓝血》（电视连续剧）

《紫雾》（电视连续剧）

责任编辑：韩星 王宝生

装帧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工作室

张丽，祖籍山东莱州市。1954年12月29日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现任军事谊文出版社社长，大校军衔。

1970年开始发表诗作，1979年开始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多种文学的创作。代表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清廓天下》、《后备雄师》；报告文学集《中国武官》、《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中篇小说集《黑珍珠》、《温柔的残酷》；翻译长篇小说《黑色水晶酒吧》、《汤普森家的酒窖》、《忍者神龟》等，著书29部，另有散发于报刊杂志的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编译文章、影视剧本及随笔千余篇，共计一千余万字，17次获军内外奖。



●作者近照



亮，柔软顺滑。女人用老井的水洗出的衣服，  
洁净馨香。

老井的水甜，似甘泉，世代村民都饮用它。  
虽然老井中时常有臭足跌进的儿童、与婆婆眼  
气跳下去自杀的媳妇、还曾有过的殉情双双跳  
下淹死的一对青年男子……数丈深的老井，人  
和畜掉下去，竟一能生还，全都做了深井鬼魂，  
人们还是只饮它的水，从未想过要另打一眼井。

每次人们发现井中有尸体，有时还是尸体  
被泡发了才知嗅味，他们也不含大惊小怪，只  
是招呼几个壮汉，把尸体从井底捞上来埋掉。  
然后，家家把自家水缸里盛存的水，明明知道  
是近几天把回来，泡过尸体的水，也只是往水  
中撒一些明矾，沉淀个半天，就接着用它蒸  
馍做饭。捞尸体的人们，负责把深井中也撒上  
明矾，沉淀个三五日，那井台边又恢复了往  
日的热闹。汉子们说说笑笑，从这里把清冽冽  
的井水，满担满担地挑回家。

山村中的人把水视为最干净的东西，任何  
脏物都不能把水污染了！



## 第一章

雷声之后。

黑云从一个方向往头顶的上空聚来，越聚越厚，越聚越沉重，空气中好像压缩了许多惊恐不安。

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第五个夏季。

年轻精壮的奎子正在玉米地里锄草。

又是一阵雷声。

奎子直起腰，用斗笠扇着脸上的汗珠。

雷与风过后，便是一阵死寂。

整个山坳像被铁皮包裹严实那般的凝重，令人窒息。

奎子那强悍的古铜色皮肤、脸膛、臂膀，依然滴着汗珠。

这块玉米地对面，是一块不大的荒山坡，山坡上是一片小小的坟地，大概十几座坟包散落于其上，有的已经年久无人问津，破败得找不到坟座了，只化作高起地面的一小片一小片的荒草丛。但可以辨别的是，哪一片的荒草长得最





茂盛，野花开得最艳，哪一片就一定是当年掩埋死人的地方。

两次雷过之后，依然是死一般的寂静。

天空，并没有雨下来。

静也总是与声响联系起来的。哪怕是对面那沉睡了不知多少年无人去惊扰的荒坟。

一声凄厉的乌鸦啼叫声骤然从荒坟那里发出，令正在低头锄草的奎子感到一阵毛骨悚然，竟然感觉有双死魂灵的冰冷的手正触摸自己的后背。

这是一场什么样倒霉的雨啊！

干打雷不下雨，这对世代生活在胶东半岛大山里的山民们来说，是一个不吉利的兆头。这样的天，是要死人的。上天到底要把哪家的人收走呢？

奎子心中很烦闷。紧接着，他开始忐忑不安。自己的妻子临近分娩，接生婆一直说她的胎位不正，上医院也没有用。虽然那接生婆从三十岁开始在乡间专做接生，经她手不知有几百婴儿活鲜鲜地来到了这个人世，可奎子还是担心。千万别出现意外啊！

瞬间，一阵奇怪的闷雷掠过，随后山风也疾疾掠过，几乎是短短的几秒钟。奎子心疼地挨棵去扶正那些被掠倒的葱绿玉米秆。

挨着坟地的玉米地头儿上，破坏最明显，受伤的玉米棵已东倒西歪，惨不忍睹。奎子每收拾几株玉米，目光便禁不住地瞥一眼旁边的坟地。墓堆上，片片苦菜花儿正盛开着。奎子想，躺在这里的老辈儿人，化作肥料滋养着茂盛的荒草给子孙观看。

依旧雷声大作。依旧不见雨落。

阴沉的天空越来越黑，本来是午后，却像黑夜一样暗淡。

奎子突然心中不安，扛了锄头便跳出地头，急巴巴地往家中奔去。

一条羊肠小道平缠在山腰，山腰上下，树的密度和深度却诡谲莫测。

奎子沿着这条羊肠小道急慌慌地往村子方向走着。

响雷一声声地追逐着他，山势陡高，山道急转而下。奎子步步小心，难捺心中焦急，很担心一不小心会连滚带爬。他死死地盯着脚下，

旧胶鞋踩着碎石，发出嚓嚓的响声。在这四周死寂的大山里，只有这一种声音。再就是雷声。

不知为什么，这炸响的雷像催命的鼓点，一连串地响着。

远处已看到一片山村农舍，那就是他家所在的北庄了。

北庄，村老路也老，群山环抱，村西有一条夏秋季很宽、冬春季很窄的河流。河流上有一座小石桥，平平窄窄，年代已久，两边没有任何护栏，只是一长条由二十几块墓碑石接起来的小桥。

奎子要回家，必须经过这座小桥。

今日午后的这条河，不知怎的，河水显得格外暴躁。上游的水泻下来，泻在河两旁的石滩上，壮阔了水流。没有了先前河床上的浅静，也没有了清早经过它时所看到的那种深沉，而是跌跌撞撞奔下来，好似奎子此时急于奔家的心情，匆匆忙忙，撞在多样石上，翻起朵朵浪花。

过了河，再走三百米的老街，就能回到自己那深巷尽头的三间石瓦屋的家了。

走过村头大槐树，槐树下已空无一人。大概那些终日聚在这里的老人、妇女，此刻预感到即将有暴雨来临，便纷纷离开这里，回到各自家里去了。平日里，那些村中的闲人每天都要聚在这棵百年老槐下，老人打着瞌睡，妇女纳着鞋底、哄着孩子做针线，东家长西家短的，总有议论不完的话题、说不完的闲话。

走过老槐树，还要经过全村人都要担水吃的那口年头不短的深水井。水井四周铺着石板，青青的、厚厚的，早已经过这里世代的人们每日的踩踏、亿万次水桶底部的磕碰，而变得凸凹不平、支离破碎。人们不断地修缮这青石井台，以方便站在上面从井下汲水拔水。这里的山里人取水的方式，至今还十分原始。一根粗粗的麻绳，一头系一只铁钩，取水时，铁钩钩住水桶提把，用绳子一尺尺地把桶送下深井。深井见不到底，人们凭手中抓绳的感觉，知道水桶够到水面了，便把绳子朝一个方向用力一摆，感觉到进了大半桶水的时候，抓住绳子一沉一提，深井下便传来清脆的“咚——哗”声音，水桶的水满了。上面的人“呸呸”在手上啐口唾沫，集聚了力量在手臂上，一下一下地



把水桶拔上来。

奎子经过深井边，十几个汉子都挑着水桶在井边排队打水。奎子心急，惦着赶快回家看看自家水缸中还有没有水，趁着下雨前，也赶快来担一担水回家。雨后水井的水就浑了，要沉淀一两天才可以恢复到原先那样甘泉般清冽呢。

在村子里，担水是家中壮劳力承包的活儿。贤惠的妇女，家里、地里、山上，任何活儿都要干，惟独不用到井边担水。因为这深井提水一需要体力，二需要技巧。体力不行，一桶水拔上来，不是水洒得剩半桶，就是在井壁上磕碰坏了水桶。曾经就有体力不支的男童和柔弱的妇女被沉重的水桶坠下井去淹死。技巧不到，常常会使水桶在井下的水面脱开绳子上的铁钩，那样也很麻烦，要用绳子拴上七爪钩，费半天的工夫去深井捞桶。如果水桶是底朝天沉下去的，那它就永远永远呆在井底了，一直到锈蚀腐烂为止。

村上有两个寡妇，家中无男人担水，她们会各自施展自己的手法给几个男人，他们会隔三岔五地去把寡妇家中的水缸挑满水。

村上没有第二口水井了。不是缺水，这是山清水秀的胶东山区，雨水并不匮乏，而是打一口深井相当费钱、费事，没有人提议再打一眼井，更没有人想这么做。人们只依赖这口老祖宗留下来的深井，它永不枯竭。

老井不知经历了多少年代，水变得越来越甜。用这井水熬出来的稀饭非常香，冲出来的茶又香又醇。女人用老井的水洗头发，漆黑油亮，柔软顺滑。

老井的水甜，似甘泉，世代村民都饮用它。虽然老井中时常有失足跌进的儿童、与婆婆怄气跳下去自杀的媳妇、还曾有过为殉情双双跳下淹死的一对青年男女……数丈深的老井，人和畜掉下去，无一能生还，全都做了深井鬼魂，人们还是只饮它的水，从未想过要另打一眼井。

每次人们发现井中有尸体，有时还是尸体被泡发了才知晓呢，他们也不会大惊小怪，只是招呼几个壮汉，把尸体从井底捞上来埋掉。然后，家家往水缸里撒一些明矾，沉淀个小半天，就接着用它洗衣煮

饭。捞尸体的人们，负责往深井中也撒上明矾，让井水沉淀个三天五日，那井台边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汉子们说说笑笑，从这里把清冽冽的井水，满担满担地挑回家。

山村中的人把井水视为最干净的东西，任何脏物都不能把井水污染了！

奎子同井台边担水的汉子们打着招呼，匆匆走过，直奔家门。

头顶上又炸响几声闷雷。依然只有雷声，没有雨点。奎子更诧异，这雷声每隔五六分钟炸响一次，好像很有规律，来得也很有节奏，闷闷的像鼓点敲响。

奎子的脚步更急了。熟悉的小巷口，两只懒狗趴在那里打瞌睡，仿佛丝毫不被巨大的闷雷声惊扰。

自己的家就在这条细窄小巷的尽头。奎子扛着锄头迈进小巷。

这条小巷细又长，多少年来，始终躲在别人高大屋子的阴影下不声不响地熬日子。岁月在两旁的石墙上留下残断的标语，挂满青苔和水渍，还有一些干枯的老藤。深深窄窄的小巷上空，只看到细细的一线天。

穿过深巷，尽头便是自家那三间石头垒的房屋了。房屋外面有一道鹅卵石砌的围墙，两扇朱漆全脱、灰暗陈旧的木门紧闭着。

尚未走进木门，奎子便听见里面自己媳妇鬼哭狼嚎似的声音，惊得他头皮发紧，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猛地撞开木板门，闯进院子。这时，母亲从里面屋跑到正间屋，看见儿子走进来，便颤声呼唤他。

“奎子啊，奎子……你媳妇……从头晌开始生，折腾到这后晌，还……还没生出来……这孩子，怎么这么较劲啊！真难出来呀！没见这么难的！人家王进财媳妇，在地里干着干着活儿，肚子疼，往地边儿一蹲，秃噜一下儿，一个大胖小子就落地了！你媳妇倒好，几个娘们儿陪她折腾了这大半天，只露出一只小脚！怎么这么难呐！怎么这么难哟！老天爷，这一个劲儿地炸雷，就是不下雨，就是不下雨……”

奎子一听媳妇生孩子，不管里面杀猪似的嚎叫，也不顾母亲焦急



的唠叨，红着脸笑了一下，径直走到水缸前，揭开木盖子，往里一瞧，水不多了。

奎子默不作声地提了水桶和扁担往外走。他得趁暴雨来到之前去担水回来。

“奎子，别去挑水了！”母亲叫道，“你媳妇还生不出来，要出事啦！要出事啦！你不能出去……妈没了章程，妈没了章程……”

“俺在这里也使不上劲儿，生孩子是娘们儿的事。”

奎子扔下这么一句话，挑着水桶出门儿了。他心想，挑水才是爷们儿的事。

在他身后，媳妇叫喊的声音更尖厉了，声音有些嘶哑。他摇摇头，快步走出巷子，以逃避那刺耳的叫喊声。

都是会生孩儿的女人，会下蛋的母鸡，这么大喊大叫的，至于吗？

屋内，产妇叫喊的声音越来越嘶哑，越来越微弱。她的整个下半身泡在腥热的羊水和血水中，浑身汗水淋淋，头发湿漉漉的，有几绺紧紧地粘在脸上，而她那秀气的脸庞已憋得青紫青紫，眼睛瞪得十分恐怖。

接生婆早就慌了，在奎子妈的唠唠叨叨中，更加手足无措了。

“怎么办啊！要出事啦！要出事啦！老天爷，睁睁眼吧，睁睁眼吧……俺们王家就只有这把香火啊！怪俺没福气，一辈子秃噜了七个孩子，六个丫头片子，都是给人家养的，就奎子一个独子啊……”婆婆绝望地跑到自己屋的炕上哭去了。

又折腾了半个多小时，突然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声打破了凝固的沉闷。奎子妈噌地从炕上出溜下来，跑到正间，正瞧见接生婆在铜盆里用温水洗一个小猫儿样的婴儿。两个她带来的徒弟，相当于医院里助产的护士，也在旁边帮忙。接生婆快六十岁了，两个徒弟也四十多岁。

“奎子妈，俺可是费半天的劲儿，好不容易把孩子给掏出来了，还是活的。大人没保住。”

接生婆把洗干净的婴儿递给那个举着包裹布的徒弟，徒弟把婴儿用布这么一裹就举到奎子妈面前。

奎子妈接过孩子，结结巴巴地问：“是……是小子……还是闺女？”

接生婆一边在铜盆的血水里洗着干瘪粗糙的手，一边叹道：“唉，真可惜！是个闺女……”

“是闺女？是……那你保她干什么？俺要媳妇呀！保住大人，她还能生儿子，下一个准是儿子！俺找人算过，这胎不是小子，下一胎一定是……”奎子妈把女婴往案桌上一放，跳着脚责备接生婆。

“她这是倒生！俺把小的给你掏出来就不错了！把她留在她妈肚子里，大的小的就都憋死啦！”接生婆在衣襟上抹把手，拎起挣到的点心包，甩手而去。

两个徒弟相跟着离去，走在最后的那一个，同情地回头安慰了奎子妈几句。

“大妈，有儿子在呐。再给他找个媳妇。找个大闺女，还可以生儿子呀！”

接生婆们摇摇摆摆地扭出了大门。奎子妈木然地跌坐在椅子上。

恰巧在这时，外面一阵撼地巨雷、霹雳闪电气势磅礴地滚过，紧跟着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向地面、屋顶、树梢……

陈旧的木门敞开着，灰衣灰裤的奶奶呆坐着，任凭刚出生的小孙女在桌子上的花布襁褓中响亮地啼哭。

房子中一片昏暗。灰土的地面，糊着报纸的墙壁、白窗户纸的窗棂，还有桌椅、板凳、锅碗瓢盆，没有一点亮色，即使晴朗天日，室内每个角落里也是黯淡阴沉，以至自古以来不断有人相信祖宗的靈魂一直就住在家中某一角阴影里。

然而，婴儿也大都在这样的老屋中，靠近某一角阴影的地方呱呱坠地。这进一步印证了新出生的婴儿跟他们祖先的确有着密切难分的关系。

奎子担着满满两大铁桶水走了进来，在正间一躬身，放下了水桶。他看见桌上那个包裹里的婴孩，眼中闪着喜悦的光芒。他手中托着扁担，问妈：“生了？是男是女？”

“唉——赔钱的！”

奎子的脸色立马晴转多云，甚至没看孩子一眼，提起一大桶水往





水缸里倒去。

“妈，别发愁。明年俺们再生一胎。”

“死了。孩子保住了，她死了！”

奎子妈这时才哭出声来，用衣袖擦着眼睛。奎子一愣，把空水桶一扔，闯进了房里。

奎子妈听着儿子压抑的哭声从里间传出，更加揪心得难过。

不一会儿，里面的哭声停止。奎子愣愣地站在门边。

“妈，趁她还没硬，得把衣裳给她穿上吧？”

“唉，来了。”

两人进屋去给死去的媳妇穿衣服。婆婆从媳妇的衣柜里找出一身红绸缎的衣裤，那是去年她嫁进门时穿的嫁衣。

“给她穿走吧。”

“穿走吧。”

婆婆给媳妇净了身，撤去了她身体底下的浸透羊水和血水的腥臭床单，最后将那身红绸缎的衣裤给她穿上。

奎子拉开炕上的一床红缎被，这也是去年媳妇嫁过来时娘家的陪嫁。他就用这床被子裹住快要僵硬了的媳妇。

做完这一切，娘儿俩回到正间，在案桌两旁的椅子上一边一个坐定，中间案桌上躺着刚出生的小女孩，一阵阵不停地啼哭。

“怎么办？”儿子呆呆地望着母亲。

“你说大的，还是小的？”

“大的。”

“等你爹今下晚儿回来，商量定下来，找辆车，明天拉去化了吧。这大夏天，不能搁家呀。”

“那么……小的呢？”

“养着吧。不管怎么说，她也是咱王家的骨肉。”

大雨一直下到傍晚才停息。

奎子爹在山那边的村子里为人打家具。那家人管中午、晚上两顿饭，奎子爹吃完晚饭以后就往家返。

奎子爹个子矮小，黑瘦黑瘦，其貌不扬，却有一手漂亮的木匠活



儿，在这山里远近闻名。哪家盖房子，娶媳妇，都请他去做木工活儿。奎子爹一年四季有活儿干，挣一些粮油、布料和零钱回来，家里的日子还算不错。当年，大眼睛、白皮肤、苗条身段的奎子妈肯嫁给他，就是稀罕他的好手艺。

晚饭后，雨后的天气还没有黑。干活实在的奎子爹收拾起工具正准备走，发现白天做的家具有的油漆不太均匀，便又蹲在那里往每件活儿上仔细涂了两遍清漆，直干到晚上九点多钟，任凭主人家催他快些回家吧，他依旧蹲着不动，一点一点地上完两遍清漆。

奎子爹自幼没走出过深山，闭着眼也能够在这山道上行走如风。

群山在夜晚另具一种凄凉梦幻般的美，连绵的峰峦一排接一排地倒卧在黑暗之中，路边和山根的石头连成灰蒙蒙的一片。

狭窄的山间小道还湿漉漉的，但不泥泞，尽是碎石底子。奎子爹走得很快，不到一个钟头便从山那边翻到山这边，快要走到村边那条河了。

在经过自家玉米地时，奎子爹便停了一会儿，侧耳听着。在山乡，风雨后，特别是傍晚之前的大暴雨之后，会听到玉米拔节的声音。他果真听到了那“咔咔”的声响！对于一个山里的庄稼人来说，这声音着实令他喜悦，因为这是他惟一能听懂的，来自庄稼自身的生命的歌唱。

暴雨之后的小桥，差一点就被河水淹没，桥下的河水暴涨，在暗夜中翻腾汹涌。

奎子爹飞快地过了河。妖娆的山峦前，荒荒寂寂的村落近了。山里人为了省电，早早就闭了电灯，有的人家还点着油灯和蜡烛，那昏暗的烛光使无数个窗户映现出恍惚而混沌的光影。虽然如此，奎子爹感觉心里很踏实很安稳，如同已经坐上自家的炕头一样。

刚迈进黑暗而狭长的小巷，奎子爹猛然听到婴儿响亮的啼哭。这啼哭声，使他兴奋得每个毛孔都张开了！

当爷爷啦！当爷爷啦！四十八岁的他当了爷爷，心中涨满了幸福感。他推门闯入家中，抬头却见老婆和儿子直直地坐在正间案桌两旁，神一样的，在橘黄色的十五瓦灯泡下静默着。案桌上，刚出生的婴儿

